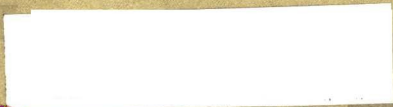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篇小说集

东岳文库

爸爸韩少功 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爸爸爸爸少功山英子文学社

中篇小说集

东岳文库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爸爸爸/韩少功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1.3

(东岳文库)

ISBN 7-5329-1880-7

I. 爸… II. 韩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7228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700×1000 毫米 32 开本 8.75 印张 4 插页 152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: 10.90 元

东岳文库前言

一、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：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，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。

二、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：他的作品不必说成“当代经典”，但可以说“走向经典”；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，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，是不可删除的部分。

三、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，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“文龄”在二十年以上。一旦选定，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。

四、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，他们以其顽强探索，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，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。

五、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，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

传承关系。

——在众声喧哗、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，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，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。

——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，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：所有这一切豪志，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

东
岳
文
库
韩少功简介

韩少功，男，汉族，1953年一月一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；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；1974年调入该县文化馆工作；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；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《主人翁》杂志社工作，历任编辑、副主编；1985年调入湖南省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；1988年迁居海南省，历任《海南纪实》杂志主编，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主席，《天涯》杂志社社长，海南省文联主席等职。

韩少功1974年开始文学写作，有小说、散文、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以及译著多种在境内外出版。

东
雷

文
库

爸爸爸爸
少功

山
东

文
学

出
版

社



目录

回声.....	(1)
爸爸爸爸	(95)
女女女.....	(150)
暂行条例.....	(216)

回声^①

抗旱时节

[双河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布告：……刘犯根满，湖南双河县人，现年三十一岁，捕前系本县青龙公社社员。该犯从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，一贯好逸恶劳，对社会现实不满。一九六六年……]

镇中学的红卫兵跑进青龙洞来造反，搞得各个屋场都人心惶惶，鸡犬不宁。红卫兵是什么？造反不怕杀头么？造么事反？作孽呵！住在街上还不安生，跑进山来为哪样？

刘家大屋场的知识权威——完小的刘老师没有回家，剩下那个最懂得齐桓公、程咬金和平平仄仄的麻子

^① 最初发表于1980年《青年文学》，后收入小说集《月兰》。

会计，连抽了两根纸烟，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。众社员当然都目瞪口呆了。不过，有人还是记起了根满。

根满是个单身汉，就住在屋场侧边一个孤零零的茅屋子里。他的大名，有些人不大记得了，喊他帮忙的时候，有的喊“丁满”，还有的喊“公满”或“阴满”，他也不在乎。他穷得屋里灶冷猪栏空，要搬家一担箩筐就差不多，邋遢得颈根上结黑壳，因此被人看不起。但他在长沙当过两年泥水工，后来回了乡，讲起长沙的哪条街哪条巷子那是不会错的。喜欢听新闻的后生子间或也找他问问城里的电影和兰花豆，满有兴趣地伸手摸摸他脚上那双破皮鞋、身上的旧呢子裤……每当这个时候，他总是扯开厚厚的嘴唇，露出焦黄的板牙嘿嘿笑。

现在，队长玉堂老倌四路去找他，最后才在窑棚里找到。

根满一脑壳扎在稻草堆里呼呼大睡，听见有人喊，爬起来，摇摇脑壳，抖落几片碎草屑。眼睛一睁，发现是玉堂老倌，以为队长会要指责他出工偷懒，连忙装出一副哭相，按住右脚。“哎哟哟！刚才担泥坯，老子一下拗了脚，我的娘……”眼睛朝队长瞟了一下。

为了证实这是实情，他又单腿跳了两跳。

心急如焚的队长哪管这些：“根满伢子，你晓得啵？学生伢子进洞了！”

“进洞？”他眨眨眼，“来抗旱的啵？”

“哪里！来打床的。”

“打床？”

“还说是毛主席要打的，你看碰鬼啵？”

根满也不显得怎么权威，慢慢地抓了抓脑壳，紧了紧快垮下去的裤子，一张十几天没洗的黑脸抽搐了一下。趁队长没注意，偷偷地把右脚伸直了。

“你不晓得这是为么事？”

队长如此客气的询问，唤醒了他的自豪感。“嗯……呐……只怕……哦，我晓得！上个月初八我跟拖拉机到县里拖酒糟，听城关的一个老伙计讲，如今要搞文……文化运动吧？”他好费劲才咬出这几个字，“我那老伙计还拉我一起去参加，我讲不得空，队上还要抗旱、起屋……”一讲又讲远了。

“我的娘！我三伢子去年重阳定的亲，就要收堂客的哟！”队长还想着屋里刚打好的一张花床。

“那你快点回去，花床只怕成劈柴啰！”

“何得了！何得了！”玉堂老馆急得团团转。

根满吓走了队长，一边暗笑一边抹了把鼻涕，打了个哈欠，又准备睡觉。不过重新倒在草堆上时睡不着了。狗婆养的！为什么要打床？城里又出了什么新鲜事？他虽然经常以半个城里人自居，但对城里人总有点暗暗的反感。在他看来，城里人不做田有饭吃，发饷可以数得十几张大票子，还可以进戏院、坐汽车，男女青

年可以成对地游马路，十分可恶！不过打床呢？这事太古怪！嘿嘿，如今古怪事越来越多，有味！他根满好在没有床，只有一张门板几块土砖，打床关他屁事。呼——他差点又要睡着了。

妇女的哭声和喧嚣声，像一根游丝，顺着七月南风从屋场那边飘来了。他一家伙起了身，走！看看去！

离开窑棚，顺着一条小路下岭，就到了刘家大屋场。早先，这刘家大屋是一栋青砖牌楼屋，进大门有三个天井，牌楼有两丈多高，住着刘姓十几户。那是长期定居的结果，一看就容易叫人想起历史，还容易想起户口保甲制度。解放后，不知是不再担心土匪，还是大家喜欢自由了，人们拆了大屋，盖起各自独立的小栋。大屋只剩下一个空空的青砖牌楼。大跃进那年有人在上面画了些月亮、粮山、和平鸽，现在还隐隐可辨。

地坪里，浮着女人们的哭声，请求声。老人们手在发抖，小把戏们则好奇地睁大眼。好神呵！一群十五六岁的学生伢子，挂着自来水笔，穿着士林布的褂子，戴着红袖章，有的还抄着纸喇叭筒作宣传。他们挨门挨户抄，见画有凤凰、观世音、花草、胖娃娃的花床花柜，一律用锄头脑壳打烂。见有花瓶、花马桶之类则一律搬到地坪中央集中，宣布没收，完全不由分说。

“这是破四旧！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教导我们：凡是反动的东西……”一个脸皮白净的学生操起半城半

乡的腔调在发表演说。屋场的垭对面是一堵绝壁，回声从那里传过来。

“可惜！”好些目光盯着地坪里那些破碎的木器。

“可惜！”根满也有些遗憾。不过他没有忘记挤在人群中，把滚到他脚边的一个铝皮热水瓶盖子捡起来，压进抄头裤的裤带里。那大概是可以换口白酒的。为这事，他同一个细伢子争了半天，一脚把对方踢得哇哇哭。

红卫兵又从一家抄出一床绣了龙与凤的绸子被面，哗的一下，当众剪破撕烂，气得一个胖姑娘伤心地掉泪。根满定睛一看，嘿！那是刘裁缝的女——翠娥呀！看到她，根满不由得心中升起一种恶毒的快感。因为他曾经花了半个腊猪脑壳请人家去找她提亲，还帮那个介绍人发狠做了两天义务劳动，不料翠娥硬是不答应，红着脸又哭又闹。有次在大队上看戏，他往翠娥身边挤了挤，翠娥又像碰了狗公刺那样，躲都躲不赢。只怕是她嫌弃根满穷？没有大柜花床？……呸！你这骚婆，老子还看不上你呢？胖得像个红薯，嘴巴子一瘪起，笑起来丑死人！好呀，现在你去享福呀！绣花被子都剪烂，剪烂也好，大家都莫收堂客！

他回头又看见连连跺脚的玉堂老馆，心里也有点酸溜溜的味道。家伙，你也吃急了把？平时你自己太会做功夫了！一屋劳动力太好了！一年进得万把工分，几十

斤茶油，还出得四五个肉猪，腊肉挂得一串串的像开肉铺，逢年过节吃得胀饱去榨床，连碗筷嘴巴都油了。太享福了！要得，现在都打烂！大家都莫吃腊肉也好！……他冲着玉堂老馆鼓起眼珠子。

“横扫四旧！”根满终于情不自禁地跟着一个学生伢子高喊起口号来。

周围的社员皆愕然。

“你好像就是本队的吧？……”一个戴黑边眼镜的青年很快走到他面前，热情地握手，“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。我叫路大为，你认得不？”

根满觉得对方也还面熟，但一下记不起自己在哪里见过了。

“我是省农学院的，前年在这边搞过社教呀！”

“哦哦，对，路干部！”根满知道对方来自省城，咳了一声，连忙想以半个城里人的身份同对方交谈交谈，但半天没想出几句堂堂皇皇的客套话，十分懊丧。

“谢谢你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！”对方倒没注意他的神情，拉着他的手转向大家，“社员们！大家看！真正的贫下中农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，会站出来同旧势力坚决斗争的！暂时受蒙蔽的，只是极少数！我们希望大家团结起来……”下面是一串热情的鼓动呼吁。

在他的带领下，学生们喊起了口号：

“向贫下中农学习！”

“向贫下中农致敬！”

正在这时，会计从公社粮库买了十几斤面条回来了。山里人生性好客，而且为了表示拥护革命，队上调了两个劳动力煮了两大锅面条。小将们也确实饿了，一个个都吃得拍饱。根满自然也不放弃这个机会，混在中间吞了一碗，外加两碗汤。嗨！猪油葱花面，可惜少了点酱油。

孙大圣开始行动

〔……当前，亿万人民群众对修正主义的仇恨正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地开展。这场革命，是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，是一场阶级大搏斗。〕

——引自《人民日报》

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社论

自从打床之后，刘根满在队上的地位显著提高了。他那间小茅屋，平时无人问津，阶檐上都长了不少青草，现在居然也有了不多客人。那个叫路大为的读书人，带着他两个同学，就来过几次。

路大为也是本县人，考上了省农学院，前年到这边搞了五个多月的社教。他曾经是省城数学竞赛的优胜者，看书把眼睛都看近视了。为此急得哭过，准备退

学，因为怕眼睛搞坏了将来不能参军。文化大革命一开展，他和很多同时代青年一样，一下都成了社会革命的狂热斗士，兴趣转移到哲学、国际共运史方面。这次他学习当年毛主席发动湖南农民运动的榜样，带着个小分队下乡煽风点火，完全模仿当年的领袖，走毛主席考察湖南农运的路线，步行七八个县，准备写《农村文化大革命考察报告》。他对这里情况熟悉——这里原是个老苏区。一九二七年，这里组织过农会，湘北党团特委训练班旧址就在现在的青龙墩。一九二九年，黄公略领导的红五军一部分，到这里发展苏维埃。一九三四年，肖克带着红十七师打九江后也路过这一带。这里有革命传统，阶级斗争一直激烈。人们说这里有三多：烈士多；叛徒多；地主小老婆多——解放前一个大地主总占着七八上十房，民愤极大。所以，这里的群众基础是理想的。

路大为走进刘家大屋，根满那个小茅房并不使他嫌弃，反而产生感叹：家境这样不好，革命性当然就强！

端起根满家里的凉茶，望着碗里一圈黑印子，实在恶心，但又提醒自己：要同贫下中农真正结合，怎么能那样讲究卫生？他高高兴兴地一口喝下去了。

不过找根满不那么容易。第一次登门，根满帮人家起屋去了。他给人家帮工从来很热心，有求必应，而且不要什么报酬，只渴望二两酒。九角钱一斤的红薯酒也

要得。这天他多喝了几口，一觉睡到半夜才回，害得路大为他们白等了半昼。

第二次登门，算是碰上了。不料正搭上腔，突然听得对垄山上有人喊抓偷竹子的贼，大概又是隔壁队的人来搞鬼，被放牛伢子看见了。根满一听就往山上跑。他是个维护集体利益的积极分子，得过几次表扬后更加卖力。每次为山林问题同隔壁队的吵架，总是一马当先，对那些偷偷摸摸的贼，简直恨之入骨。就算是本队的人，要是哪个想揩集体的油，比方说偷队上的化肥啦，把猪放到绿肥田里去吃草籽啦，只要是被根满看见了，那也不得清场。这次，当然又是他显身手的时候啦！他紧紧跟着那个偷竹子的贼，穷追不舍，一连翻了两个山头，最后才抓住那个隔壁队的社员，骂了一顿不算，还没收了对方的柴刀和扁担绳索，搞得那个人跪着求情。不过，当他得意洋洋回到队上时，已经断黑了，路大为和他的同学走了。

两次没和根满接上头，路大为并不埋怨什么，抓贼一事，更给大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见义勇为，热爱集体，不正是革命派的高贵品质么？这种发现和判断，使得路大为第三次登门来找根满。

“你们坐，坐……嘿嘿，”根满搓着手，把客人让进屋里，回忆着玉堂老馆经常对来宾们讲的话，“我们这个地方穷得鸟不屎，工作做得很不好，欢迎你们来指